

亦  
舒  
新  
经  
典

# 纵横四海

万苦千辛，来到穷乡，为着菲薄的薪酬，为外国人受着命脉铁路建设汗马功劳，不少还赔上性命，可是，功成后，无一言一字一图记载，华人的血汗只似影子。

亦舒  
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纵横四海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 - 2009 - 321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纵横四海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80203 - 804 - 2

I. 纵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169494 号

## 纵横四海

---

著 者：亦 舒

策划编辑：钱 丽

责任编辑：贾秀娟 钱 丽

统筹编辑：乔 颖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35 × 210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79 千字

版 次：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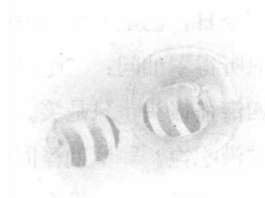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：2009 年 11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80203 - 804 - 2

定 价：20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（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

天一黑，四海便轻轻离了家门，脚步急急沿着小路奔出去。

这条小路他已走惯走熟，黑地里都不会犯错，何况，那一夜，一轮满月似银盘似的照下来，什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经过鱼塘与晒谷场，四海到达目的地，他钻进树丛，来到一幢高墙之下，悄悄蹲下。

心静了，听到蟋蟀鸣。

四海耐心地蹲了片刻，墙内传来轻轻一声咳嗽。

他非常喜悦，压低声音，也咳一声。

墙内人轻轻说：“四海，你来了。”

“是我，翠仙。”

青砖造的墙约有两个人高，照说，隔着它，除非高声叫，否则不可能交谈，但是偏偏有一株藤，自墙缝钻了出来，日久长得有手腕粗细，竟将砖墙逼开一条缝隙，所以可以听得到语声。

一年前，四海追捕蟋蟀，无意追到此地，一手掌罩下去，欢呼



一声，握住蟋蟀，正想走，便听到墙内一声娇叱：“谁？”

是这样，他与翠仙交谈起来。

到今日，已是无话不说的朋友了。

只听得翠仙问：“吃过饭没有？”

四海搔搔头，只是笑。

“没吃饱？”翠仙怪同情地。

“爸去世之后，没有一餐饱饭。”

翠仙沉默一会儿：“你那班叔伯，果真不怜恤孤儿寡妇。”

四海讪讪地：“你好似知道得很多。”

那女孩答：“我是听我妈说的，罗品堂一过身，他寡妇就吃苦。”

四海垂下了头，心如刀割：“我帮不了母亲，我吃得最多，力气最大，但帮不了她。”

“你还小嘛。”

“十三岁了，不小了。”

翠仙轻笑。

“你还听说什么？”四海问。

“四海，我要嫁过去了。”

四海一怔：“什么，这么快？”一颗心往下沉。

“妈说婆家催。”

翠仙曾告诉四海，她比他大两岁。

十五岁出嫁，不算大，也不算小。

“妈妈说，一直推，许还能拖一年半载，十六岁以后，无论如何要过去，裁缝师傅不住赶嫁妆，已做了百来套衣裳。”

四海不语。

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朋友的脸，但是差不多每晚都来与她说上几句话。他喜欢她温柔的声音。

抬头只见墙内庭院深深，绿荫处处，不知有多少进房子，四海也听说过包家富有。

翠仙惆怅地说：“我这一走，就不能与你聊天了。”

四海告诉她：“昨日三舅舅与母亲详谈过。”

翠仙知道此事：“仍想把你带出去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自己怎么想？”

“出去自然好，在家吃不饱，出去当学徒，可汇钱回家，又替家省下米饭，我太能吃了，一日妈妈说我吃穷了家。”

翠仙笑：“倘若动身，会在几时？”

“快了，过几日吧，我妈有点不舍得我。”

翠仙在墙那一边说：“你家又没田没地，留着你也没有用。”

四海蹲久了，有点累，索性平躺在地上，仰着脸，如欣赏那一轮明月。

“我想念我爸，虽然严一点，真正待我们不错，自他去世后，我妈很少说话。”

“你陪她多讲讲嘛。”

四海苦笑。

就讲到此地，翠仙忽然说：“有人来了，四海，四海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

“你自己保重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不要怕吃苦。”

四海刚想回答，只听见墙内有一妇人说：“翠仙，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”

四海连忙噤声。

翠仙赔笑：“我出来散散心。”

“还不进去？”

两人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四海还盼翠仙会回头，在墙外又等了一阵子，只听见隐约犬吠声，恰巧一团乌云飞来，遮住了月亮，四海只得惆怅地离去。

明天再来吧。

他缓缓走回家。

半晌，月亮又出来了，四海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十分高大，就似大人一般。

到了家，为免惊醒家人，他自矮墙爬进去。

可是一推开门，就看见母亲坐着等他。

四海赔笑：“妈。”

“三舅舅说，下月一号就可以跟他到香港去。”

“妈。”

四海好想蹲下伏到母亲膝上去，可惜手长脚长，再也不能作小儿状，只得垂手站在一角，恭敬地听母亲吩咐。

只见灯火下母亲容貌娟秀，微微地笑，出奇的年轻。“你呢，”她问儿子，“你愿意跟舅舅出去吗？”

“愿意。”

“你舅舅说，香港一定有出路，广东人聪明活络，做生意是能手。”

“妈，我赚了大钱，你好享福。”

“明日见到三舅舅，你自己同他说。”

“是。”

母亲将油灯旋低。

四海忽然兴奋地说：“三舅舅去过金山，舅舅说，金山的灯，不用点，摸一摸机关，啪一声，亮光就来了，像件法宝。”

母亲没有回答，她的思潮飞出去老远，仿佛已回到较年轻较美好的岁月去，流连忘返，可是最小的孩子哭了，她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来。

她过去拍拍孩儿：“莫哭莫哭，妈妈在这里。”

四海只得去睡了。

他梦见父亲，穿着新做的袍子，辫子油光水滑，站在不远处朝他招手。

四海高兴地跑到父亲身边，与他比试高矮，只比父亲矮半个头而已。

父亲随即祥和地问他：“好吗，四海，你好吗？”

四海本想说吃不饱，但即使在梦中，也还十分懂事，不忍使父亲伤心，故答：“好，大家都好。”

父亲稍微迟疑一下：“你要出门去？”

“是，我随三舅舅到香港去碰运气，家里有大弟大妹帮着妈妈照顾，爸，三舅说到金山做三两年，回来可买田置地。”

四海讲得好不兴奋，忽闻鸡啼。





“爸，”他急急说，“爸，你保佑我。”

“四海，四海。”

四海睁开眼。

“舅舅来了。”

“呵。”四海一骨碌起床。

他母亲按住他：“你梦见爸爸？”

“是，妈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听见你叫爸爸。”

四海不语，三舅舅一掀帘子，进来坐下。

他一开口便说：“整房家私叫人霸占去了，弄得这样狼狈。”

四海看看母亲，只见母亲低头不语，嘴角仍然带笑。

“这算是什么，把你们母子赶到这种地方来，太不像样子，太没有良心了。”

舅父一手握成拳头，大力按到胸前，一副感慨万千的样子，表情太过夸张，连四海都忍不住笑。

他们穷了有一段日子了，从来无人过问，亦无人打抱不平，想不到舅舅一出现，就作出大快人心的表现，可是三舅舅是出名的滑头，他说的话，又有几分真心？

亲友都知道，没有好处，这陈尔亨从来不会现身。

四海想，难怪母亲一直在笑。

“阿梅，把四海交给我，我负责照顾他成人。”

这时，四海开口了：“妈，我愿意出去。”

他母亲咳嗽一声：“四海是你外甥，你可要善待他，切莫拐带

人口。”

三舅舅尴尬了，一脸委屈：“连你都这么说。可见真是狗咬吕洞宾，我能在四海身上捞到什么油水？那么大一个孩子，光是吃，就吃穷人，好心没好报。”

四海听到这里，十分感慨，这吃的问题，非得着实解决不可，他发誓将来长大了，要努力工作赚钱，想吃多少，就能吃多少，直至吃饱为止，是，这肯定是他的宏愿。

在这里，人人都抱怨他吃得多，希望到了香港，无人认为吃得多是个不可原谅的罪行。

舅舅独自唠叨：“你看这还算是家？他在这里又穿什么吃什么？都说荒年就要到了，更不要说是读书，若不是我陈尔亨动了善心，哼。”

母亲的声音渐低：“能带信回来，就给我写信。”

舅舅不耐烦：“你又不识字，恁地婆妈。”

四海忙说：“爸爸教过妈妈。”

舅舅仍在赌气：“我若不是真心为四海，叫我走路一跤摔死。”

那天早上，四海吃了个饱。

母亲特地煮了满满一锅饭，任由他吃，大弟偷偷张望过好几次，双目充满艳羡之意。

四海特意用筷子夹起一块卤肉，在弟弟眼前晃了两晃。

他可以听到弟弟咽唾沫的声音。

饱餐的滋味真正好，只可惜下一顿不知在几时。

舅舅站起来：“明早我来接他。”



母亲一整个下午都在替他张罗行李。

四海却在等天黑。

太阳落去了，母亲搜罗出两大包行李，扎得整整齐齐，放在屋内唯一的桌子上。

四海几次三番说：“妈，不用那么多。”

那个时候的衣服，没有尺寸可言，随便谁都能穿，四海希望留几件给弟弟。

大弟比他小三岁，怪羡慕地走过来：“要出门了。”

四海答：“是。”

“这一去，几时回来呢？”

四海满以为母亲会这样问，但是她没有，反而是弟弟存疑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过年好回来没有？”

“没那么快。”

“那到底是几时呢？”弟弟有点放心不下。

“等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吧。”

弟弟大吃一惊：“要那么久。”他忽然哭了。

“舅舅说，每做一个月工，就可以赚三十块钱，三年我好回来了。”

“呵。”那小孩擦干眼泪。

四海的大妹只是静静站在一角看他们。

还有两个小的根本不懂事，四海想，待他自香港返来，他们已经长大了。

弟弟忽然问：“香港有多远？”

“乘三日三夜船。”

“哗，那么远，是在地的另外一角吧。”

“可能是。”四海充内行。

“没有地方比它更远了吧。”

四海想一想：“大抵是没有了。”

弟弟脸上露出钦佩的样子来。

天终于黑透了。

极小的时候，四海问过母亲，天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母亲回答，那是一个巨人，拉着一张夜幕，每个晚上，把它罩在天空上，开头没罩密，故此还可见到丝丝闪亮晚霞，最后拉得严密了，天色变得漆黑，不信，且躲在被窝里看看，包管一个情况。

开头，四海一直不觉得这个说法不对。

可是一次听舅舅说，乘船到金山，一直驶，驶到海的中央，怪事发生了，连接一日一夜不见天黑，非常可怕。

想必是巨人偷懒？那么大的一个巨人，平日住哪里，吃得想必比罗四海更多，会不会讨人嫌？

也许，母亲说的故事，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。

他趁天黑，来到包宅墙角，蹲下静静地等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咳嗽一声。

可是墙内再也没有回音。

四海一直等到天角鱼肚白。

他多想告诉翠仙，他明天就要动身。



可是四海没再听到小朋友动听温柔的声音。

天亮后他寂寞失望地踉跄回家。

母亲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舍不得的话，也不曾叮嘱他保重身体，注意饮食。

近中午，舅舅来了，看到那么多行李，非常不耐烦，打开包袱，随便抓了两件衣裳，扔到四海身上，“穿上”，便把包裹踢至一角，不让他带。

母亲亦不出声。

出门时，两弟两妹站在门口送他，不知恁地，母亲嘴角一直带着微笑。

四海跟着舅舅出门。

走着走着，四海忽然醒悟，哎呀，他这一走，可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妈妈了，一慌，想转过头去，多看母亲一眼，可是舅舅比他快，一把按住他的脖子，“不准回头！一直走。”

四海的脚步只停顿一下，便离开了家。

多年多年以后，有陌生人问他，为何在十三岁就离乡别井，他据实答：“我想吃饱。”想一想，再补一句，“想家人也吃饱”，这是真话。

一路上，四海异常沉默。

船在码头等他们，船身上漆着血红的大字：“江天”。幼时父亲带他来过码头，并且教他读会这两个字，四海颇识点字，舅舅认为他会有出息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

上甲板时，舅舅忽然被袍角绊了一下，那么大一个人，嘭一声

摔倒在地，动弹不得，雪雪呼痛。

四海忽然想起他在母亲面前发的誓，掩住嘴，笑起来，真摔死了他才好。

陈尔亨当然没有死。

四海把他扶起，上船，足足服侍了他几日几夜。

舅甥俩住在大舱，每人一个铺盖，人挤人，卷着睡。

半夜醒来，四海只听到打鼾声、咳嗽声、吐痰声，什么样的声音都有，还不止，什么样的气味也有，食物、烟草、排泄的味道混在一堆，四海觉得突兀，但是舅舅把铺盖紧紧缠身上，仿佛极之自在。

四海钻到甲板上去透气。

一抬头，看到仍然灿烂的月亮，只不过边边缺了一圈，不似前几日那么圆了。

江天轮船不徐不疾在海上开动，激起白色浪花，已在广州停过一站，此刻努力向香港前进。

甲板上另外还有一个人。

那人个子不高，与四海相仿，听见脚步声，机警地转过头来。

咦，四海看清楚了他，心里立刻喜欢，那是一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，圆面孔，剑眉星目，唇红齿白。

他朝四海笑，招招手。

四海也想与他谈几句，但见他穿着整齐，一派自在，一时不敢高攀，故有点犹疑。

那男孩开口，讲的却是广东话，四海没听懂。



四海领教过粤语，只会得骇笑，像外国话一样，一字不明，只听得他们讲得飞快，叽哩呱啦，当中夹杂着许多咪咪咪，哟哟哟。

真要学，恐怕要花十年。

那男孩态度亲切，做个手势。

四海说：“问我是哪里人？”

男孩豪爽地笑，自然而然，使人愿意亲近他，他换了一种方言，又问：“你的家乡在哪里？”

四海听懂了，十分愉快：“宁波镇海。”

那男孩说：“广东中山。”

四海鼓起勇气：“我姓罗，叫四海，尊姓大名？”

那男孩答：“我姓孙。”

四海问：“你几岁？”

“十四。”

“我十三。”

那男孩端详四海的面孔：“你乘江天轮到什么地方去？”他问了三遍，四海才听明白。

“我去香港，”四海有点自豪，跟着问，“你呢？”

姓孙的男孩脸上忽然露出不忿之色，用他本家的方言答：“家父先把我送到香港读书，如果再不听话，叫我到檀香山去跟叔叔做生意。”

四海居然听明白了，予以同情：“你在家闯了祸？”

他不语，过了一会儿，握紧了拳头：“我看不惯妹妹吃苦，把

她缠的小脚放掉了。”

四海大奇，竟有这种事，难怪受家长责备。

他接着问四海：“你有没有妹妹，你可疼惜妹妹？为何女子一定要缠足，你可听到她们痛苦哀哭？”

四海搔搔头皮，他想都没想过这种问题，只知女子世世代代均须缠足，天经地义，他从来没想到可以反抗。

只见那男孩双目圆睁，厉声说：“假使我有能力，女子必不受此苦。”

四海钦佩之心油然而生：“你就是为了这个被父亲撵出家？”

男孩吁出一口气：“还有。”

四海呆住了，还有？真是顽劣。

可是，他又是这样使人乐意亲近他。“老孙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我跑到庙中，把菩萨像的手折断了。”

四海大吃一惊，退后三步，呆呆看着他。

可是那老孙居然说：“怕什么，那只不过是人手塑的一堆泥，自身难保，乡人迷信，我看过眼。”

“哗，”四海惊叫，“你看不过的事情那么多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而且还动手去纠正。”

“所以成了闯祸胚。”

“怪不得叫你到……去。”

“檀香山。”

怪好听的地名，想必盛产檀香。





那老孙讲完他自己的事，已把四海视作知己：“罗四海，你写信给我，我们交个朋友。”

四海笑了，这广东男孩花样那么多，叫他父母头痛，该不该结交这种朋友呢？

老孙取出一枝笔，在纸条上匆匆写了几个字，交给四海。

四海指一指笔，好奇问：“那是什么笔？”

“自来水笔。”

四海接过细看，真开眼界。

“罗四海，送给你。”

“不不不，我妈老说，无功不受禄。”

他诧异了：“罗四海，你真是个老实人。”

这时候，远处有人叫他，“宗珊，宗珊。”

“叫你呢。”

“讨厌。”

可是也终于不敢不朝声音走去。

他住在轮船上一层。

四海知道那是上等舱，听说房内有一张张干净的床，老孙的家境想必不错，那家伙穿着皮鞋，走起路来阁阁阁，神气活现，家里宠坏了他，故此受罪，只得把他送得远远的去念洋书，眼不见为净。

竟拗断菩萨的手，四海吐吐舌头，敢情吃了豹子胆。

可是，老孙也说得对，那神像不过是泥塑的，最后往它脸上贴了金，就供起来，名正言顺享用香烛，煞有介事地让人膜拜。